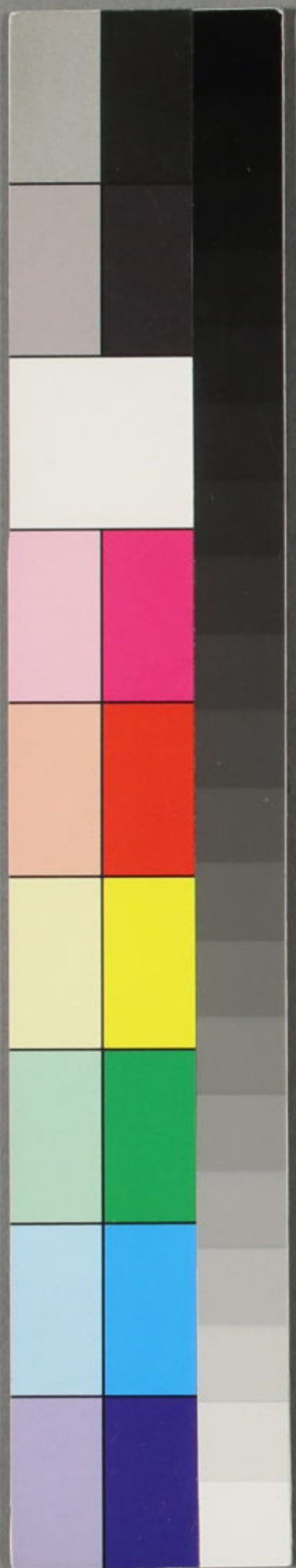


繫辭 下

周易折中

十五



服部文庫
117
132
12

117
132
12

御覽 周易折中卷第十五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

以八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而未極其變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動用則爻卦之義所存各異故爻在其中矣

○朱子語類云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

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維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画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

即真同... 繫辭下傳

十四卦石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柴氏中行曰。八卦列成。則凡天下之象。舉在其中。不止八物。如說卦中所列皆是。○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而爻在其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本義 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集說 虞氏翻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繫彖象九六之辭。故

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孔氏穎達曰。上繫第二章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之道。在剛柔相推之中。○蔡氏清曰。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剛一柔盡之矣。二者之外。再無餘物也。故凡剛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剛之所推也。而易卦中亦只是剛柔二者而已。非剛則柔。非柔則剛。在剛皆柔之所推。在柔皆剛之所推。○蘇氏濬曰。動在其中。虞翻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此說極是。此動字。與下文生乎動。天下之動三動字俱同。易之辭原是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故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此即動在其中的說。非當動謂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集說 龔氏原曰。象者一。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繫辭下傳。二。

下之賸存焉。爻者六位之變動也。故天下之動存焉。剛柔相推所以成爻也。而爻者言乎變則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而辭者以鼓天下之動則動在其中矣。卦則兆於成列而備於重。爻則兆於變而備於動。故吉凶悔吝生焉。○蘇氏濬曰。傳曰寂然不動。又曰動之微吉之先見。當其不動也。尚無所謂吉。又何有於凶。惟動而微也。吉斯見焉。動而紛紜雜亂也。凶與悔吝始生於其間矣。○此是覆說繫辭焉而命動在其中之意。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於人事之動。故易中有吉凶悔吝之辭而動在其中。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朱氏震曰。爻有剛柔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有兩則一不立。所以立

本也。剛柔相變通其變以盡利者趣時也。趣時者時中也。○張氏浚曰。剛柔相推往來進退為變無常而莫不因乎自然之時。故曰趣時。○朱子語類云。此兩句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又云。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趣時。剛柔兩箇是本。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胡氏炳文曰。卦有卦之時。爻有爻之時。立本者天地之常經。趣時者古今之通義。○梁氏寅曰。剛柔者立本。乃不易之體。即所謂闔戶闢戶也。變通者趣時。乃變易之用。即所謂往來不窮也。○蔡氏清曰。剛柔立本。所謂交易而對待者。變通趣時。所謂變易而流行者。○此是覆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凡天地間之理兩者對待。斯不偏而可以立本。兩者迭用。斯不窮而可以趣時。故易中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

吉凶者貞勝者也

正義 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正義 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集說

朱子語類云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高氏萃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雖陰不能以不愆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月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昃盈不

能以不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動進退存亡不可以一例測然而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同一揆也惠迪之吉從逆之凶無二致也是則造化人事之正當即吉凶之貞勝豈可以二而求之哉
義 自吉凶貞勝至此為一節又承吉凶悔吝生乎動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貞勝之義張子以為以正為勝朱子以為二者常相勝今玩文義當以為常為勝蓋天下容有善而遇凶惡而獲吉者然非其常也惠迪吉從逆凶乃理之常故當以常者為勝如天地則以常者觀示日月則以常者照臨偶有變異不足言也天下之動豈不常歸於一理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正義 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集說 韓氏伯曰確剛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恆一其德故

簡易

也。

此節又承剛柔立本變通趣時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乾坤者剛柔之宗也。乾坤定位而變化不窮矣。然其所以立本者一歸於易簡之理。所謂天有顯道厥類維彰萬古不易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本義

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

爻也者效此是結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貞夫一之意象也者像此是結剛柔變通而歸於易簡之意。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

情見乎辭

內

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

韓氏伯曰

功業由變

以興故見乎變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吳氏澄曰聖人與民同患之情皆於易而著見聖人之道而獨歸重於辭蓋此篇為繫辭之傳故也。爻象者動而無形故曰內吉凶者顯而有迹故曰外非專以著筮言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與

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眾罔與守邦。此第一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集

陸氏績曰。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矣。○崔氏憬曰。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寶萬乘之大位。謂以道濟天下為寶。是其大寶也。夫財貨人所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也。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正之。則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必不改也。此三者皆資於義。以此行之。得其宜也。故知仁義。聖人寶位之所要也。○張子曰。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朱氏震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仁也。聖人成位乎兩間者。仁而已。不仁不足以參天地。義所以為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王氏宗傳曰。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仁德之用也。義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是也。禁民為非。如所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剡矢弦弧以威天下是也。○朱子語

類云。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項氏安世曰。聖人之仁。即天地之生。大寶曰位。即崇高莫大乎富貴也。自此以下。以包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氏實之。皆聖人之富貴者也。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之所利也。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所以利之也。正辭謂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利之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為非。謂憲禁令。致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之政。盡於此三者矣。其德意之所發。主於仁。民義者。仁之見於條理者也。○真氏德秀曰。案易之並言仁義者。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則曰生在聖人。則曰仁。仁之義蓋可識矣。○李氏心傳曰。蔡邕云。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則漢以前已用此仁字矣。



孔氏穎達曰。此第一章。覆釋上繫第二章。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更具而詳之。

此章與上傳第二章相應。故上傳第三章以後皆申說第二章之意。下傳則自第二章之後皆申說此章之意也。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即所謂設卦觀象也。因爻象中剛柔相推之變而繫之吉凶悔吝之辭。即所謂繫辭焉而明吉凶也。此四句由象以及於辭者。作易之序也。下文又由辭之吉凶悔吝而推本於剛柔之象。蓋傳本為繫辭而作。而下傳尤詳焉。故其立言如此。吉凶悔吝由動而生者。蓋以剛柔迭運變而從時故也。吉凶之遇參差不齊。然以常理為勝。而天下之動可一者。以剛柔變化不離乾坤。乾易坤簡。而天下之理得故也。爻象動乎內。四句又總而結言之。天地大德一節。本義原屬此章。然諸儒多言宜為下章之首。蓋下章所取十三卦無非理財正辭禁非之事。其說可從也。

曰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本義 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朱氏震曰 自此以下。明天下利者。無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王氏申子曰。伏羲氏繼天立極。畫八卦以前。民用後之聖人。相繼而作。制為相生相養之具。皆所以廣天地生生之德。自網罟至書契是也。○蔡氏清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二句。一是精。一是粗。一是性情。一是形體。其下十三卦所尚之象。一皆出此。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孔氏穎達曰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體韓氏之意直取

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胡氏瑗曰蓋者疑之辭也言聖人創立其事不必觀此卦而成之蓋聖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於此之卦象也非準擬此卦而後成之故曰蓋取

孔氏所議韓氏是也且六十四卦名是文王所命包犧之時但有八卦名象而已黃農堯舜不應便取卦名經文蓋取之云雖曰假託不必拘泥然亦不應大段踈脫也○古者網羅所致曰離詩曰魚網之設鳴則離之又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二體皆離上下網羅之象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採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蔡氏淵曰耜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為之耒耜柄

也採木使曲而為之○吳氏澄曰益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噬為合也



耿氏南仲曰有菽粟者或不足乎禽魚有

禽魚者或不足乎菽粟整者無所取積者無所散則利不布養不均矣於是日中為市焉日中者萬物相見之

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無。則得其所矣。○鄭氏東卿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圖離為日中。震為動出。當日中而動出。市集之象。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圖乾坤變化而无為。

圖郭氏雍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為而治也。無為而治者。無他焉。法乾

坤易簡而已。○王氏申子曰。神農以上。民用未滋。所急者食貨而已。此聚人之本也。及黃帝堯舜之世。民用日滋。若復守其樸略。則非變而通之道。故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凡此者。非聖人喜新而惡舊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然也。○吳氏澄曰。風氣漸開。不可如樸略之世。此窮而當變也。變之則通。而不窮矣。其能使民喜樂不倦者。以其通之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便於民而民皆宜利之。故爾。○俞氏琰曰。時當變。則變。不變。則窮。於是乎有變而通之道焉。變而通之。所以趣時也。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夫唯其數窮。而時將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蔡氏清曰。時之當變也。而通其變。然其所以變通之者。非聖人強用其智慮。作為於其間也。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是謂神而化之也。神而化。即其變

通之妙於無為也。○蘇氏濬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於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為善發義皇之精蘊也。○守舊則倦。更新則不宜。凡事之情也。變其舊使民不倦者。化也。趨於新使民咸宜者。神而化之也。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

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本義 木在水上也。致遠。木在水上。流行。以利天下。疑衍。**集說** 尤家易曰。木在水上。流行。若風舟楫之象也。○何氏楷曰。近而可以濟。不通遠而可以致遠。均之為天下利矣。取諸渙者。其象巽木在坎水之上。故彖曰利涉大川。象傳曰乘木有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 下動。董氏真卿曰。平地任載之大車。載物之小車。載人而輕者。則乘馬以致遠。**集說** 多者則服牛。以引重。田車兵車。乘車之奔於前而車動於後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 豫備。楊氏文煥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警之。則暴客無自而至。○俞氏琰曰。坤為闔戶。重門之象也。震動而有聲之木。擊柝之象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

諸小過

象 下止 上動 **集說** 丘氏富國曰。以象言之。上震為木。下艮為土。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白治米之象。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朱氏震** 曰。知耒耜而不知杵白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杵白之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徐氏幾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以威之。

雜 威也。兌說也。威而以說行之。所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壯固 司馬氏光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蔡氏淵曰。棟。屋脊標也。宇。椽也。棟直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俞氏琰曰。聖人之於物。有為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為之。所以貽於後也。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所以革於前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送死大事
而過於厚

棺槨者取木在澤中也。又死者以土為安。故入而後說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明決之意。此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取氏南仲曰。已前不言古。與上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無餘物之用。故

不言上古也。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兌為言語。可以通彼此之情。書之象也。乾為健固。可以堅彼此之信。契之象也。

吳氏澄曰。十三卦之制作。自畫卦而始。至書契而終。蓋萬世文字之祖。肇於畫卦。而備於書契也。

此章申第一章變通趣時。而原於易簡之意。蓋在天地則為剛柔。在人則為仁義。仁義者立本者也。因風氣之宜。而通其變。則其所以趣時者也。法始於伏羲。成於堯舜。故自八卦既畫。而可以周萬事之理。凡網罟耒耜。至於書契。莫非易理之所有也。觀其窮而變。變而通。則趣時之用不窮。然其神而化之。無為而民安焉。則易簡之理惟一。故其取諸諸卦者。取諸其趣時也。而其取諸乾坤者。取諸其易簡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易卦之形。理之似也。干氏寶曰。言是故又總結上義也。○崔氏憬曰。上明取象以制器之

義。故以此重釋於象。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像之象也。○吳氏澄曰。此章之首第一節。總叙以起下文。自包

儀至書契言制作之事。而以是故總結之。謂易卦皆
器物之象。象者像似之義。聖人制器。皆與卦象合也。
凡章首不用是故字。曰是故者。承上結上
之辭也。諸儒以此句為上章結語者。似是。

象者材也

象言一卦之材。韓氏伯曰。象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

材者。構屋之木也。聚眾材而成室。象亦聚卦之眾義。以立辭。故本義謂象言一卦之材。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效。放也。胡氏瑗曰。爻有變動。位有得失。變而合於道者為得。動而乖於理者為失。人事之情。偽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悔吝本微。因此而著。此第三章。保氏八曰。象者言一卦之吝。吝者。言一爻之動。所以斷一卦之吉凶。悔吝皆曰。吉凶在事本顯。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生於悔吝。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為吉凶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本義

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傳說

韓氏伯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眾之所歸。陽卦二陰。故

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為之主。○陳氏埴曰。二耦一奇。即奇為主。是為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為主。是為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圖說 陽卦奇。陰卦耦。言陽卦主奇。陰卦主耦也。須如韓氏陳氏之說。乃與下文相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本義

君謂陽。民謂陰。此第四章。

圖說

朱氏震曰。陰陽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徧體

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為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為小人之道。○吳氏曰。

慎曰。陽卦固主陽也。而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釋 此章是釋彖者材也之義。而原其理於一也。自八卦始成。而分陰分陽。一奇則為陽卦者。以其一君二民。是君之權出於一。君為主也。君為主。則君子之道行。故曰君子之道。一耦則為陰卦者。以其二君一民。是君之權出於二。反若民為主也。民為主。則小人之道行。故曰小人之道。古今言易者。曰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蓋以為善惡淑慝之稱焉。豈知陰陽不可以相無。如有君不可以無民。烏有善惡淑慝之分哉。惟其君之道一。而有統。則民之眾。翕然從令。豈非君子之道乎。若君之道二。而多門。則民之卑。各行其私。豈非小人之道乎。善惡淑慝。由此而生。吉凶治亂。由此而起。蓋自三畫之卦。而已具此象矣。以此例而推之。六畫之卦。則如復師謙豫比剝一陽為主。皆君子之道也。姤履夬一陰為主。皆小人之道也。惟同人之二。大有之五。不以為小人者。以其居中。能

同乎陽有乎陽也。小畜之四亦不以爲小人者以其得位能畜乎陽也。究之以陽爲主也。又以其義例變而通之。則不特一陰一陽者爲主而已。凡陽之居內而得時者皆爲主也。遯否之類是也。凡陰之居內而得時者皆爲主也。泰否損益之類是也。凡陽卦居內而爲主者治。陰卦居內而爲主者亂。泰否損益之類是也。凡陽卦居內而先陰者正。陰卦居內而先陽者邪。隨蠱漸歸妹之類是也。或不取內外而取上下以爲貴賤。或不取先後而取尊卑以爲倡隨。或以陰爲臣道而能順陽爲善。或以陰爲君道而能應陽爲美。要之其尊陽之意則一而已矣。夫子以八卦發凡使人於六十四卦之義推而通之也。此卽一卦之材而象之所取。故曰彖者材也。其歸則陽道不可以有二。故曰理之一。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

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

集說

韓氏伯曰天下之動必歸於一思以求朋未能

狹矣。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孔氏穎達曰此一之爲道爲可尚。結成前文陽卦以一爲君是君子之道也。○徐氏幾曰塗雖殊而歸同則往來自不容無。而加之憧憧則私矣。慮雖百而致一則思亦人心所當有。而局於朋從則狹矣。○蔡氏清曰天下感應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耳。天下感應之理本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慮亦因之有百耳。夫慮雖百而其致則一。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是其此感彼應之理一出於自然而然而不必少容心於其間者。吾之應事接物一惟順其自然而已矣。天下何思何慮。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不義 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集說 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朱子語類云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之

所不能無但憧憧則不可

器 夫子引此文是發明貞一之理故亦從天地日月說來日月有往來而歸於生明所謂貞明者也寒暑有往來而歸於成歲所謂貞觀者也天下之動有屈有信而歸於生利順理則利也所謂貞夫一者也言天地則應

在日月之前言寒暑則應在日月之後何則四時者日月之所為也觀豫恆象傳及繫傳首章皆不以四時先

日月也

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

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不義 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

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

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覆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言信必須屈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言動必因靜也聖人用精粹微妙之義入於神化寂然不用乃能致其所用先靜後動是動因靜而來也利已之

用安靜其身。可以增崇其德。此亦先靜後動。動亦由靜而來也。○朱子語類云。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的。却不必思。致用的是事功。是效驗。○俞氏琰曰。精研義理。無豪釐之差。而深造於神妙。所以致之於用也。見於用而利施於身而安。所以為崇德之資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蔡氏清曰。利用如何。以崇其德。蓋外邊事。事都能迎刃解將去。則胸中所得益深。所造亦遠矣。精義以致知。知言義者。事理之宜也。入神。只謂到那不容言之妙處。利用以行言。利用故安身。若其用有不利。則亦不能在在皆安。而泰然處之矣。蓋躬行心得。自是相關之理。○吳氏一源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利。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專言屈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靜。以一動無感。以待感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朱

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止。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孔氏穎達曰。精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過此二者以往。則微妙不可知。窮極微妙之神。曉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極也。○張子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豫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又曰。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

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
 朱子語類云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
 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
 自誠而明相似○又云窮神知化是逐些子挨將去
 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神
 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
 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
 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
 甚分曉○又云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先打破那箇思
 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
 何用如此憧憧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
 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信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
 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
 利乎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作將去雖至於窮
 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蔡氏清曰未之或知者不容於有思不容於有為也

神以存主處言化以運用處言其神化者亦豈出於精
 義利用之外哉其始有待於思為則曰精義利用其終
 無待於思為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深理則無精粗
 也○張氏振淵曰未有下學功夫不到而頓能上達者
 神化功夫正在精義利用作起此正實落下手處即造
 到神化地位不過精義利用漸進漸熟耳德盛不是就
 窮神知化上贊他德之盛
 惟德盛方能窮神知化
 精義入神則所知者精深窮理之事也利用安身則
 所行者純熟盡性之事也窮神則不止於入神其心與
 神明相契者也知化則不止於利用其事與造化為徒
 者也至命之事也窮理盡性學者所當用力至命則無
 所用其力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案此章是
 釋爻者效天下之動之義而原其理於一也自此以下
 十一爻皆是發明此意而此爻之義尤為親切蓋感應
 者動也不可逐物憧憧而惟貴於貞固其心者一也所

以然者此心此理一致同歸本不容以有二也故首以此文而以致一恆心兩文終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釋困六

集說

朱子語類云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作少間去作不成他人便道

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

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本義

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集說

韓氏伯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無結闕之患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本義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集說

馮氏椅曰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於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

畏威而後懲於不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
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

校滅耳凶

校

此釋噬嗑
上九爻義

滅

董氏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
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

銷膏而人不見也○吳氏曰慎曰惡以
已之所行者言罪以法之所麗者言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
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

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本義

此釋否九
五爻義

傳說

孔氏穎達曰所以今有傾危者由
前安樂於其位自以為安故致今

日危也所以今日滅亡者由前保有其存恆以為存故
今致滅亡也所以今有禍亂者由前自恃有其治理恆
以為治故今致禍亂也是故君子今雖獲安心恆不忘
傾危之事國雖存心恆不忘滅亡之事政雖治心恆不
忘禍亂之事心恆畏懼其將滅亡其將滅亡乃繫于包
桑之固也○谷氏家杰曰養身處優曰安宗社鞏固曰
存綱舉目
張曰治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本義

此釋鼎九四爻義。

集說

張氏浚曰：自昔居台鼎之任，德力知三者一有闕，則弗能勝其事。而況俱不足者乎？有德而無知，則不足以應變；有知而無力，則不足以鎮浮。若夫德之不立，雖有知力，亦無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矣。○錢氏時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

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本義

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集說

孔氏穎達曰：動謂心動，事動初動之時，其理未著，唯纖微而已。已著之後，則心事顯露。若未動之先，又寂然頓無幾，是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故云動之微也。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無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崔氏憬曰：此爻得位於中，於豫之時，能順以動而防於豫，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雖暫豫樂，以其見微。

而不終日。則能貞吉。斷可知矣。張子曰：知幾者為能以屈為信。朱子語類云：上交貴於恭遜，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又云：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項氏安世曰：諂者本以求福，而禍常基於諂。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於瀆。易言知幾而孔子以不諂不瀆明之。此真所謂知幾者矣。欲進此道，唯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歸之於介。如石者與。何氏楷曰：知微知彰，微而能彰，介于石也。知柔知剛，柔而能剛，不終日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

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集說

虞氏翻曰：復以自知，自知者明。謂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侯氏行果曰：失

在末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無太過。朱子語類云：或以幾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作近字說。又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項氏安世曰：於微而知其彰，於柔而不知其剛，蓋由用心之精，燭理之明，是以至此。欲進此者，當自顏子始，豪釐絲忽之過，一萌於方寸之間，可謂微矣。而吾固已瞭然而見之，可謂柔矣。而吾已斬然而絕之。此章內十一爻，雖各為一段，而意皆相貫。此文尤與上文文意相關。陸氏振奇曰：誠則明者，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真知得也。在豫貴守之固，故曰貞吉。在復貴覺之早，故曰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不義

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集說

侯氏行果

曰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細細化醇致一之道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
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
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
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恆凶

本義

此釋益上九爻義○此第五章

集說

項氏安世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无交而求則民

不與取與之與也○又曰以易對懼其義可見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郭氏鵬海曰事不順理從欲惟危為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為懼以語恩非素結信非素孚為无交而求

總論

葉氏良佩曰下十爻皆承咸九四而言○吳氏一源曰咸後十爻皆發明理之貞一而不必憧憧耳

往來屈信無二致也天地所以成造化聖人所以臻造化推之事物物莫不皆然故知動靜之一致則能藏器而時動知小大之一致則能謹小以无咎知安危之一致則能危以保其安知顯微之一致則能見幾而作不遠而復知損益之一致則能損而得友彼非所困而困非所任而任忽小而惡積求益而或擊皆昧於屈信

之義以取凶耳

案此上三章申吉凶效動而歸於貞一之理第三章統論彖爻也第四章舉彖所以取材之例第五章舉爻所以效動之例也蓋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故凡卦之以陽為主而陽道勝者皆大卦也以陰為主而陰道勝者皆小卦也其原起於八卦之分陰分陽故為舉彖取材之例也三百八十四爻上靜則吉邪動則凶故困三解上初相也損三益上相反也其義皆統於咸之四故為舉爻效動之例也夫陰陽並行而以陽為君則所以歸其權於君者一矣動靜相循而以靜為主則所以專其事於主者一矣何則理一故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

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

之德

本義

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集說

荀氏爽曰陰陽相易

出於乾坤故曰門。葉氏良佩曰此章論文王繫辭之義故首節先本伏羲卦畫而言之。何氏楷曰有形可擬故曰體有理可推故曰通體天地之撰承剛柔有體言兩體字相應通神明之德承陰陽合德言兩德字相應。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本義

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

以為衰世之意蓋指

集說

九家易曰。名謂卦名。陰陽雖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

越。○侯氏行果曰。易象考其事類。但以吉凶得失為王。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衰世之意耳。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朱子語類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下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云。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

正言斷辭。則備矣。

集說

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集說

郭氏雍曰。當名卦也。辨物象也。正言象辭。

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朱子語類云。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又云。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粗的。然皆出於道義之蘊。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吳氏澄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幽。○蔡氏清曰。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蓋於至著之中。寓至微之理也。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闡之。蓋以至微之理。寓於至著之象也。○**圖彰往察來。微顯闡幽。承首節伏羲卦畫言。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承次節文王卦名言。而因及乎辭也。彰往察來。即所謂體天地之撰。微顯闡幽。即所謂通神明之德。當名者。即所謂稱名雜而不越也。命名之後。又復辨卦**

繫辭下傳

三五

中所具之物以繫之辭而斷其占則所謂象也文王因卦畫而為之名辭故曰開而有畫無文易道未開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本義

肆陳也貳疑也。此第六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程氏敬承曰

理貞夫一而

民貳之有失得故貳也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於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吉之地此其所以為衰世之意邪

曲而中又申旨遠辭文之意旨遠則多隱約故曲也辭

文則有條理故中也其事肆而隱又申名小類大之意名小則事物畢具故肆也類大則義理包涵故隱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專論易之象辭易不過乾坤二畫乾坤即陰陽剛柔也凡易之辭其稱名取類千彙萬狀大要不越於二者而其所以繫辭之意則為世衰道微與民同患不得已而盡言之耳此斷辭之所以作也斷辭即象辭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本義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象辭易道復興

孔氏穎達曰

易之爻卦之象則

在上古伏羲之時但其時理尚質素直觀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為教故爻卦之辭起於中古此之所論謂周易也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事。○吳氏澄曰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

畫之卦雖有名而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之卦。而繫之以辭。易道幾微。至此而復興也。卦名及辭皆前此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羨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於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谷氏家杰曰。憂患二字。以憂患天下言。乃吉凶同患意。民志未通。務未成。聖人切切然為天下憂患之。於是作易。故易皆處憂患之道。○何氏楷曰。聖人之憂患者。憂患天下之迷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患焉。是故易者所以憂患天下之憂患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本義 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為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脩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集說** 鄭氏康成曰。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制事變也。窮小人則濫德於是別也。○干氏寶曰。柄所以持物。謙所以持禮者也。○朱子語類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巽多作斷制之家。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一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陸氏九淵曰。上天下澤。尊卑之義。禮之本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履德之基。謂以行為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有而不居為謙。謙者不盈也。盈則其德喪矣。常執不盈之心。

則德乃日積故曰德之柄既能謙然後能復復者陽復
 為復善之義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遷於物也知物之為
 害而能自反則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進
 德則沛然無他適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
 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恆
 德之固也君子之脩德必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
 曰損德之脩也善日積則寬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
 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并以
 養人利物為事君子之德亦猶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
 夫然可以有為為者常順時制宜不順時制宜者一
 方一曲之士非盛德之事也順時制宜非隨俗合汙如
 禹稷顏子是已故曰巽德之制也陳氏琛曰德之基
 就積行上說德之本就心裏說要當有辨德之固是得
 寸守寸得尺守尺德之地則全體不窮矣亦要有辨
 虛氏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積累
 可由此而土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
 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
 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本義 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
 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恆處雜而常德
 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
 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韓氏伯曰和而不至從物者也和而能至故可履也
 微而辨之不遠復也雜而不厭是以能恆刻損以脩
 身故先難也身脩而無患故後易也有所興為以益於
 物故曰長裕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子曰益長裕而
 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也設是撰造也撰造則
 為偽也朱子語類云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

繫辭下傳

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陸氏九淵曰。履和而至。兌以柔悅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處下。理之至極不可易。故至君子所行體履之義。故和而至。謙尊而光。不謙則必自尊自耀。自尊則人必賤之。自耀則德喪。能謙則自卑自晦。自卑則人尊之。自晦則德益光顯。復小而辨於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必察其為物所誘與否。不辨於心則將致悔咎矣。恆雜而不厭。人之生動用酬酢事變非一人情於此多至厭倦。是不恆其德者也。能恆者雖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凡抑損其過必逆乎情。故先難既損。抑以歸於善。則順乎本心。故後易。益長裕而不設。益者遷善以益己之德。故其德長進而寬裕。設者侈張也。有侈大不誠實之意。如是則非所以為益也。困窮而通。不脩德者。遇窮困則隕獲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并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而博施濟眾。無有不及。故曰遷。巽稱而隱。巽順於理。故動稱宜。其所以稱宜者非有形迹可見。故隱。

圖復小而辨於物。陸氏蓋用韓氏之說與朱子異。然朱子之義為精。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翻**曰。虞氏

此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禮和為貴。故以和行也。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恆立不易方。故一德也。○歐陽氏脩曰。君子者天下係焉。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忿慾耳。自益。遷善而改過耳。然而肆其忿慾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

下有被其害矣。遷善而改過，豈止一身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矣。朱子語類問巽以行權，權是透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又云：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又云：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作底事物。若顯然地作，却不成行權。陸氏九淵曰：履以和行，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無與焉。恆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遠害，如忿慾之類，為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害德者，則吾身之害固可有遠之道。特君子不取必乎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己者為利。天下之有益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故曰興利。能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在君子無加損焉。有

不足言者，困以寡怨。君子於困厄之時，必推致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困之義，不必窮厄患難及已也。凡道有所不可行，皆困也。君子於此自反而已，未嘗有所怨也。并以辨義，君子之義在於濟物於井之養人，可以明君子之義，巽以行權，巽順於理，如權之於物，隨輕重而應，則動靜稱宜。不以一定而悖理也。九卦之列，君子脩身之要，其序如此。缺一不可也。故詳復贊之。王氏應麟曰：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何氏楷曰：以用也。履者禮也。用禮以約之，而制作始和。此履所以為德之基也。所貴乎禮者，以其為德之品節也。然惟讓為禮之實，不讓不為禮。故用謙以制之。此謙所以為德之柄也。項氏安世曰：此章亦論象辭。凡象辭之體，皆先釋卦名，次言兩卦之體。末推卦用。故此章之序亦然。以為觀象者之法也。胡氏炳文曰：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恆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

御纂周易下
卷五
繫辭下傳
三

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為下經之恆。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為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非偶然者。○葉氏良佩曰。此章三陳九卦專言卦也。易道屢遷一章專言爻也。

此上二章申象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六十四卦之象皆以乾坤交錯而成。中涵天地變化之道。鬼神微妙之德。是所謂動乎內者也。及聖人命之以名繫之以辭。於是吉凶之義昭然見矣。六十四卦之名。或曰伏羲所命。或曰文王所命。蓋自夫子之時而已疑也。但以其所取事類觀之。知其非上古淳質時所有。則為文王命名。可以理推。名當則卦爻之物可辨。因正言其是非。而吉凶之辭可斷。向之體天地之撰。而有以彰往察來。通神明之德。而有以微顯闡幽者。至是而大備矣。名雜而不越。故所稱者小而義則大矣。所以發其蘊也。故寓

意深遠而辭則文。指遠辭文。故言雖曲而中。名小類大。故事雖肆而隱。蓋由於世衰民疑。而將以濟其行。故非探賾索隱。無以盡其變也。非周事體物。無以悟其心也。夫吉凶者。失得之報而已矣。故下九卦遂言聖人之所處。以示觀象之例。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也。○孔氏穎達曰。六位言虛者。位本無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邵子曰。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

也。○朱子語類云。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畫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蔡氏淵曰。屢遷謂為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為書。至屢遷此總言為書為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而已。○吳氏曰。慎曰。不可為典要。變無方也。既有典常。理有定也。故曰易者變易也。不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本義 此句未詳。**集說** 韓氏伯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

疑有脫誤。內之戒也。○潘氏夢旂曰。易雖不可為典要。而其出入往來。皆有法度。而非妄動也。故卦之外內。皆足以使人知懼。○蔡氏清曰。卦爻所說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其法。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使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為。是使知懼也。知懼必以度。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本義 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集說** 虞氏翻曰。神以知來。故

明憂患。知以藏往。故知事故。○蘇氏軾曰。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朱氏

震曰又明於已之所當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无有
 師保教訓而嚴憚之有如父母親臨而愛敬之見聖人
 之情也。趙氏振芳曰不特使人知懼又明於憂患與
 所以致憂患之故諄諄然與民同患與民同憂不止如
 師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儼臨愛之無所
 不至慮之無所不周故訓之無所不切也。
 案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朱氏趙氏之說甚善蓋上文言
 出入以度則人知畏懼嚴憚之如師保及觀其示人憂
 患之故懇切周盡使聞之者不知嚴憚而但感其慈愛
 此聖人之情所以為至也无有者非無師保也人之意
 中无有師保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

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
 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此第八章。**集說**

虞氏翻曰其出入有度故有典常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不言而信謂之德行故不虛行也。孔氏穎達曰雖千
 變萬化不可為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結
 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邵子曰既有典常常
 也不可為典要變也。龔氏煥曰既曰不可為典要又
 曰既有典常不可為典要者以剛柔之變易無常者言
 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剛柔
 變易之無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
 理未嘗不行於剛
 柔變易之中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此章專論易之爻辭易之為書也不
 可遠為道也屢遷二句一章大指自變動不居至
 惟變所適言屢遷也自出入以度至道不虛行言不可
 遠也惟其屢遷故虛而無常不可為典要惟其不可遠

故有度有方。有典有常。而不可虛。方其率之也。則謂之辭。及其行之也。則謂之道。辭之所指。即道之所遷也。人能循其不可遠之理。則屢遷之道得矣。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集說**韓氏伯曰。質體也。卦兼始終之義也。○孔氏穎達曰。物事也。卦之中。六爻交相雜錯。唯各會其時。各主其事。○吳氏澄曰。質謂卦之體質。爻王原卦義之始。要卦義之終。以為卦之體質。各名其卦。而繫彖辭也。爻之為言。交也。周公觀六位之交錯。唯其六爻之時。各因其義而繫爻辭也。此章言六爻而六爻統於彖。故先言彖。乃說六爻也。○谷氏家杰曰。此章雖

兼卦爻實。以卦引起爻。專重在爻上。○何氏楷曰。此章統論爻畫。而歸重於彖辭。說易之法。莫備於此。易之為書。綱紀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後成卦。一畫不似。便成他局。聖人之繫卦。為之推原其始。要約其終。彌綸全卦之理。如物之有體質。至於繫爻。則惟相其六位之時。而導之宜。因其陰陽之物而立之像。然其大指。要不過推演彖辭之意。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本義此信初上二爻。**集說**干氏寶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易知。本末勢然也。○孔氏穎達曰。初辭擬之者。覆釋其初難知也。以初時擬議其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者。覆釋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

了而成就終竟。故易知也。○吳氏澄曰。初與終為對。擬之與卒成之為對。兩句文法顛倒相互。

聖人作易。六爻之條理。渾成於心。豈有難易哉。故初辭擬之。卒成之。終兩句。是申上兩句。皆當屬學易者說。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此謂卦中四爻

雜字撰字辨字。亦當屬學易者說。雜者參錯其貴賤。上下之位也。撰者體察其剛柔健順之德也。德位分而是非判矣。辨者剖別之於象。以考驗之於辭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

則思過半矣。

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集說

蘇氏軾曰。彖者常論其用事之

所用者也。○吳氏澄曰。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比一節又總言六爻。而歸重於彖。蓋為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終。

彖辭之繫。文王蓋統觀六爻以立義者。如屯則以初為侯。蒙則以二為師。師則以二為將。比則以五為君。其義皆先定於彖。爻辭不過因之而隨。爻細別耳。其爻之合於卦義者吉。不合於卦義者凶。故彖辭為綱領。而爻其目也。彖辭為權衡。而爻其物也。總之於綱。則目之先後可知。審之於權衡。則物之輕重可見。夫子彖傳既參錯六爻之義。以釋辭。示人卦爻之不相離矣。於此又特指其要。而切言之。讀易之法。莫先於此。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本義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

集說

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崔氏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四皆

陰位。陰之為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遠矣。二遠陽。雖則不利。其要或有无咎者。以柔居中。異於四也。○蘇氏軾曰。近於五也。有善之名。而近於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隱。○程氏迥曰。易以六居五。以九居二。為卦十有六。雖為時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謂人君柔中。虛已而任剛德之臣。其臣亦以剛中應之也。○吳氏澄曰。二與四同是陰位。若皆以柔居之。則六二六四同。

是以柔居陰。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遠近之異。五者一卦之尊位。故遠近皆自五而言。二與五應為遠。四與五比為近。以位之遠近有異。而其善亦不同。遠者意氣舒展而多譽。近者勢分逼迫而多懼。多者謂不盡然而若此者。衆爾。近也。二字釋四多懼。謂四之所以懼。不能如下。二之多譽者。蓋迫近尊位。不得自安故也。柔之為道。以下釋二多譽。柔不能自立。近者有所依倚。遠者宜若不利。二遠於五。而其歸得以无咎者。以其用柔而居下卦之中也。○何氏楷曰。月遠日則光。滿近則光微。此多譽多懼之說也。○吳氏說亦詳密。但以二之譽。四之懼。專為以柔居柔者。三之凶。五之功。專為以剛居剛者。則於經意猶偏。蓋聖人之言。舉其一隅。則可以三隅反。多譽多懼。以二四之位言。不論剛柔居之。皆多譽多懼也。多凶多功。以三五之位言。亦不論剛柔居之。皆多凶多功也。下文言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則可見二雖多譽。而九二尤善於六。

二四既多懼而九四尤甚於六四也。又言其柔危其剛勝邪。則可見三雖多凶而九三猶善於六三。五雖多功而六五猶讓於九五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為六二言。而九二在其中。併六四九四皆在其中。其柔危為六三言。而九三在其中。併六五九五亦在其中。此聖言之所以妙。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本義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五陽位。陰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崔氏憬曰。三處下卦之極。居上卦之下。而上承天子。若無舍章之美。則必致凶。五既居中。不偏貴乘天位。以道濟物。廣

被寰中。故多功也。○吳氏澄曰。三與五同是陽位。若皆以剛居之。則九三九五同。是以剛居陽。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貴賤之異。賤者剛居。剛為太過。而多凶。貴者剛居。剛為適宜。而多功。二多譽。四多懼。上有其善。不同一句。而三多凶。五多功。之上無之者。譽懼雖不同。而皆可謂之善。凶則不可謂善矣。故不言也。貴賤之等也。五字。釋三多凶。謂三之所以凶。不能如五之功者。蓋貴賤有等。賤者不與貴者同。故也。其柔危以下。釋五多功。五為尊位。以柔居之。則不勝其任而危。惟剛居之。則能勝其任而有功也。○胡氏炳文曰。其柔危其剛勝。專為三言也。○蔡氏清曰。或遠或近。或貴或賤。此所謂文有等。故曰物者。是為雜物。或柔中。或不中。或多譽。或多懼。或多凶。或多功。又或柔危而剛勝。此所謂撰德也。而辨是與非。舉其中矣。○指三侯氏兼之。須分別融會。乃得經意。

德論 何氏楷曰章末覆舉中爻所以略初上不言者蓋初上非用事之地故所重在時位中四爻用事之地故惟重在德行也若夫卦主在初上者則不可以此例論此章為易之凡例求卦爻之義者執此以求之而已然僅曰要曰多曰過半則雖聖人猶未敢輕言之章編三絕有以夫

圖 此上二章申爻之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道屢遷者於周流六虛見之无常相易所謂周流者也唯變所適所謂屢遷者也此則爻之動乎內者及繫辭而吉凶見則使人於日用出入之間各循乎法度而知懼蓋凜乎師保之嚴矣再觀其開示人以憂患與其所以致憂患之故不啻父母之謀其子孫者又使人無有師保之嚴但如臨父母之親而已夫是由其辭而揆之則不可為典要者未嘗不有典常而欲體其道而行之則所謂不可遠者又存乎其人之不遠於道也下文遂以辭之典常言之大約初上雖無位而為事之始終自二至

五則居中而正為用事之位玩辭者擬其初竟其終參合其物理以辨其是非而求其備此學易之法也然象者括始終以立體而爻則其趨時之物而已故知者觀象辭而爻義已大半得此又學易之要也又舉中四爻而申之以見凡當位用事則有譽有懼有凶有功非初上無位而或在功過之外者比也聖人所謂明憂患與故者於此尤諄諄焉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圖 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 **圖** 項氏安世曰言

聖人所以兼三才而兩之者。非以私意傳會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不義 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此第十章。

集說 陸氏績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濕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孔氏穎達曰。三才之道。既有變化移動。故重畫以象之。而曰爻也。物者物類也。爻有陰陽貴賤等級。以象萬物之類。故謂之物也。若相與聚居。間雜成文。不相妨害。則吉凶不生。由文之不當。相與聚居。不當於理。故吉凶生也。○張子曰。故曰爻。爻者交雜之義。○項氏安世曰。爻有等者。初二三

四五上也。物相雜者。初二五與二四上。陰陽相間也。文不當者。九居陰位。六居陽位也。○李氏簡曰。一則無變動。無動兼而兩之。故三才之道。皆有變動。以其道有變動。故名其畫曰爻。爻者。倣也。言六畫能倣天下之動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有九六雜居剛柔之位。則成文。交錯之際。有當不當。吉凶由是生焉。○汪氏咸池曰。文既相雜。豈能皆當。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柔居柔。以剛居剛。而位未必皆當者。則吉凶於是而生矣。○何氏楷曰。不當者。非專指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卦情若淑。或以不當為吉。卦情若慝。反以當位為凶。要在隨時變易。得其當而已。○吳氏曰。慎曰。以時義之得為當。時義之失為不當。不以位論。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

謂易之道也。

本義

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此第十一章。

圖

張氏栻曰。既懼其始。使人防微

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高氏攀龍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及於物處。若本等只到了无咎便好。○趙氏光大曰。危者使平。二句。即是辭危處。使之不可作易使之言。由危而平者。危使之也。言其理之必然。若有以使之也。易之道。與其道甚大。道字正相應。○何氏楷曰。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

此上二章申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所謂變者。生於三才之道。以兩而行。交合相濟。迭用不窮也。寫之於易。則以其兩相交也。而名為爻。所處之位不同也。而名為物。所以處是位者。又相錯也。而名為文。相錯則有當有否。而吉凶於此生。大業於此起矣。故曰功業見乎變。雖然。上古之聖。以是濟民用焉。而辭未備也。文王當殷商之衰。忘己之憂。而惟世之患。是故其因事設戒者。無非欲人戰戰兢兢。免於咎。而趨於平也。是所謂以身立教。反覆一編之中。千載之上。心如見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

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圖

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繁。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是以其

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能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

集說 孔氏穎達曰：乾之德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行恆易畧。不有艱難。以此之故。能知險之所興。若不易則為險。故行易以知險也。坤之德行恆為簡靜。不有繁亂。以此之故。知阻之所興。若不簡則為阻。故行簡以知阻也。○蘇氏軾曰：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者。畢起。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險阻無隱情矣。○張子曰：簡易然後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朱子語類云：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項氏安世曰：易與險相反。唯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險巇之情。簡與阻相反。唯行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繁縷之機。○李氏簡曰：兩險相疑。兩阻相持。則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胡氏炳文曰：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乾坤之所以為易簡。蓋乾之德行所以恆易者何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恆簡者何也。坤天下之至順也。○蔡氏清曰：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猶中庸云：天下至誠。天下至聖。相似。皆以人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此天下之至健者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此天下之至順者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不義 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集說 張子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朱氏震曰：簡易者我心

之所固有。反而得之。能無說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能無研乎。○朱子語類云。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作得這事業。○張氏栻曰。心之說也。不忤於理。慮之研也。不昧於事。則得者為吉。失者為凶。吉凶既定。則凡勉於事功者。莫不弘之不息。以成其功矣。○谷氏家杰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二能字。應下成能之能。見此理。人人具有。唯聖人能說能研耳。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 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蘇氏軾曰。言易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簡者無不知也。○朱子語類問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

○何氏楷曰。凡人事之與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動氣也。聖人作易。正以迪人於吉。故獨以吉事言之。與吉之先見同義。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本義 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朱子語類云。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胡氏炳文曰。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聖人所已成之能也。○蔡氏清曰。凡卜筮問易者。先須謀諸人。然後乃可問易。雖聖人亦然。故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

見矣。

本義 象謂卦畫。爻象謂卦爻辭。

集說

崔氏憬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於人也。爻象以言。故曰爻象以情言。六爻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蔡氏清曰。八卦以象告。則剛柔雜居矣。爻象以情言。則吉凶可見矣。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

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本義

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集說

崔氏憬曰。遠謂應與不。應近。謂比與不比。或取

遠應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遠應。由此遠近相取。所以生悔吝於繫辭矣。項氏安世曰。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者。爻之情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畧其事。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愛惡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

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為應為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繫以近者明之。○吳氏澄曰。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胡氏一桂曰。凡易之情。以下獨舉近者。總言之。近而相取其情。乃不相得。此必其初之。以偽感。終至於惡。而相攻。是以凶耳。既至於凶。其於害悔吝可知已。○蔡氏清曰。愛惡相攻三句。平等說。下文却合言之曰。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為貴。不相得而遠者亦無害。唯是近而不相得者則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又曰。吉凶悔吝利害六字。大抵吉凶重於利害。利害重於悔吝。故末句先凶次害。又次悔吝。而凡曰吉凶見乎外。吉凶以情遷。則皆該利害與悔吝矣。○林氏希元曰。近而不相得。是解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一句。并愛惡相攻兩句。亦解蓋遠近相取而悔吝生。這裏分情相得不相

得。情相得者。遠相取而悔吝。情不相得者。近相取而悔吝。但此意未明。故於此發之。只曰近不曰遠者。舉近則遠者可以三隅反也。夫近而不相得則凶。可見惡相攻而凶生者。以其近也。偽相感而害生者。亦以其近也。故曰是併解愛惡相攻兩句。此條諸說相參。極詳密矣。然尚有須補備者。諸說皆以近為相比之爻。於易例未盡。應爻雖遠。然既謂之應。地雖遠而情則近也。先儒蓋因上章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故必以相比為近。然彼就二四而言之。則有遠近之別。此就六爻而統論之。則比與應皆近也。觀蒙之六四曰。獨遠實也。以其比應皆陰也。如雖無比而有應。亦不得謂之遠實矣。故易於應爻有曰。婚媾者。有曰。宗者。有曰。主者。有曰。類者。皆親近之稱也。遠近相取。須分無比應者為遠。有比應者為近。乃為完備。○易之情。其有遠近者。固從爻位而生。若愛惡情偽。則從何

處生來須知易爻吉凶皆在時位德三字上取時隨卦
義而變時變則有愛惡矣如泰之時則交否之時則隔
比之時則和訟之時則爭是愛惡相攻者由於時也位
逐六爻而異位異則有遠近矣如比之內比外比觀之
觀光者近也蒙之困蒙復之迷復者遠也是遠近相取
者由於位也德由剛柔當否而別德別則有情偽矣如
同人五之號眺豫二之介石以中正也同人三之伏戎
豫三之盱豫以不中正也是情偽相感者由於德也時
有消息盈虛之變位有貴賤上下之異德有剛柔善惡
之別此三者皆吉凶悔吝之根然其發動皆因彼已之
交而起所謂彼已之交者比也應也非因比應則無所
謂相攻也無所謂相取也無所謂相感也所謂相攻相
取相感者皆以比應言之故下獨舉近而不相得以見
例近而相得相愛者也相取者也以情相感者也善之
善者也不相得者而遠則雖惡而不能相攻也不近而
不得相取也雖偽而不與相感也善之次也宜相得者

而遠則雖愛而不得相親也不近而不能相取也雖有
情而無以相感也又其次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
攻以近相取以偽相感人事之險阻備矣大者則凶極
其惡之情者也同人三之敵剛是也次者則害防其偽
之端者也兌之介疾孚剝是也輕者猶不免於悔吝如
豫萃之三雖以近而從四然以非同類而曰悔曰吝者
此也易者教人知險知阻故特舉此條以見例餘者可
以三隅反也故觀易者須先知時位德比應五字又須
知時位德之當否皆於此應
上發動其義莫備於此章矣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
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
屈

不義

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此第十二章

集說

王氏申子曰：歎於中者必愧於外，故將叛者其辭慙。

疑於中者必泛其說，故中心疑者其辭枝。吉德之人見理直，故其辭寡躁競之人急於售，故其辭多。誣善類者必深匿其跡而陰寓其技，故其辭游失其守者必見義不明而內無所主，故其辭屈。○吳氏澄曰：此篇之首泛言辭變象占四道，而未句歸重於辭，且以本於聖人之情至此卒章凡三節，其中亦言四道，而首末皆言象爻之辭，末又本於易之情，以終繫辭之傳，蓋唯聖人之情能知易之情，而繫易之辭也。是為一篇始終之脈絡云。○張氏振淵曰：此節即人之辭以情遷者，驗易之辭以情遷也。此章亦總上十一章之意而通論之，易簡即上下傳首章所謂乾坤之理，而聖人體之以立極者，故此即以乾坤為聖人之名稱，見易道之本，聖心所自具也。易與險反，故知險簡與阻反，故知阻，以是說諸心，即以是研

諸慮。凡天下所謂吉凶疊疊者，固已豫定，取成於聖人之心矣。於是仰觀變化，俯察云為，知以藏往而通其象，神以知來而裕其占。此所以作易而天地之功以成。百姓之行以濟也。爻象動乎內者，以象告，吉凶見乎外者，以情言，功業見乎變者，以利言。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以情遷，時有順逆而愛惡生焉。位有離合而遠近判焉。德有淑慝而情偽起焉。此三者易之情也。吉利凶害悔吝之辭所由興也。在易則為易之情，聖人從而發揮之，則吉凶之途明而利害之幾審。此即聖人之情也。故言凡人之情著於辭而不可掩者，六反切上章所謂有憂患者其辭危也。

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五

繫辭下傳

